死亡心理面面觀

本社

- 憤怒的死・美麗的死
- 中國教父杜月笙的病死
- 戊戌六君子歸天的心路歷程



「死或不死——這是問題；究竟要忍受這強暴的命運的矢石、還是要拔劍和這滔天的恨事拼命相鬥，纔算是英雄氣概呢？死，——長眠，——如此而已；闔眼一睡，若是就能完結心頭的苦痛和肉體承受的萬千驚擾；——那真是我們要去度求的願望。死；——長眠；——長眠麼！也許做夢哩！唉，阻礙就在此了；我們捐棄塵世後，在死睡當中會做些什麼夢，這却不可不加思索；苦痛的生活所以能有這麼長的壽命，也就是這樣的動機所致；否則在短刀一揮就可完結性命的時候，誰還甘心忍受這時代的鞭撻譏嘲……若不是因為對於死後的恐懼——死乃是旅客一去不返的未經發見的異鄉，——令人心志迷惑，使得我寧可忍受現有的苦痛，而不敢輕易嘗試那不可知的苦痛……。」

莎士比亞

按照佛洛伊德晚年發展的一套理論，每個人只有兩種基本的本能。他把其中之一叫做生命本能，而給另一個命名爲死亡本能。這兩種衝動的目標和慾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。佛洛伊德又給生命本能取名爲愛洛斯（ The Eros ）—希臘愛神之名，相當於羅馬神話中的邱比得（ Cupid）。它直接被包含在「原慾」裏。

它是每個人身上的創造力量和肯定力量。它也包含所有的自足和自衞的慾望。

生命本能一如其名是個人力量的來源，它堅強地袒護生命和代表生命的每件事物。

我們時常讀到一些不平凡的英雄事蹟，這些英雄竟然能在看似絕望的情況下堅持抵抗，而獲得最後的勝利。有些人半瘋狂地在沙漠裏流浪了幾個星期而遇救；有些人躺在木排裏又渴又餓，却能在太平洋上飄流一個多月不死；有些人受到慘酷的刑罰後依然活著，這些都是生命本能發揮力量的戲劇化的例子。它也常表現在我們的快樂，野心、親人感、愛、樂觀主義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上，只不過這些時候的表現比較不明顯罷了。

按照佛洛伊德的主張，死亡本能的學說是多數人特別難以接受或了解的。這種學說認爲每個人的身上有一種趨向毀滅和侵略的本能衝動。而這衝動起初是朝著我們自己本身而發的。

與這個衝動相對的是生命本能。後者的最初目標是自衞及自足，而且本質上是創造性的一股力量。

佛洛伊德認爲這個死亡的本能設法要使個人走向死亡，因爲那裏才有眞正的平靜。只有在死亡——這個最後的休息裏，個人才有希望完全解除緊張和掙扎。

這個自毀的衝動（還是按著佛洛伊德看法）受生命本能的壓制而減弱，或改轉了方向。不過有時候生命本能失去這種力量，這時死亡本能可能藉著「自殺」方式表現出來了。

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（ Hamlet ）劇本裏有毀台辭是以「生存或不生存（死亡）（ To be, or not to be ）……」開頭的。這裏他提出了許多理由，說明爲什麼死亡對人類具有吸引力。他也提出了爲什麼結果也許又不那麼吸引人的一些理由。哈姆雷特王子對「不想尋死」所提出的理由，是那緊護著生命並且保衞著它的生命本能。

生命本能迫使死亡本能以各種形式僞裝起來。例如：像前頭提到的那自毀的願望，是如此地無法抗拒而使得一個人不能不自殺。否則，這個人頂多只可能成爲一個被虐狂者，一個享受自己身心痛苦的人罷了。他或許也可能把所有「毀滅能」的方向轉向外界，而成爲侵略性的人、虐待狂的人，甚至也許是個謀殺者。

在同樣的壓力下，其他的人可能就耽溺於酒或藥物，也可能變得時常容易發生意外。甚至於一個人的不能堅守工作，可能正是表現這種壓力的巧妙形式呢！如果要提提較廣泛而似乎無關的表現方式，咬指甲的習慣就是一個。

一般人都承認死亡在某種環境狀況下是誘人的。比如說在一個人有絕症纏身時；但若是要說服人們相信在普通情況下死亡也一樣地吸引人（即使不是這樣明顯）可就不易了。不過在佛洛伊德提到死亡本能以前，早有一些人談論到死亡的誘惑了。

例如：

莎士比亞：

死的震擊似愛人的撮挾
它傷害者　也被慾求著

（安東尼和克利奧佩特拉，一六〇七年）

約翰、濟慈

我在黑暗中諦聽多少次；
幾乎愛上了安逸的死亡；
在思詩裏；輕喚他的好名，
求他把我一息帶往天上；
如今死去似乎最爲富麗
在午夜裏溘然魂離人間……。

（夜鶯的頌歌，一八一九）

馬克、吐溫（ Mark Twain）：

有些人活得夠久了，知道生命是怎麼一回事。這種人知道我們欠了亞當先生一筆多麼大的人情債。他——這位人類第一個偉大的恩人，把「死」帶到世界上來了。

（笨人威爾遜的日曆，一八九四（ pudd'nhead Milsons Calendar）

今日，多數的精神分析家鮮有涉及這個名詞的。但是他們都編於接受這個以「人有毀滅和侵略的本能衝動」爲標題的理論之下的大部份含意。